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八七冊目次

憂患集偶鈔不分卷子遺錄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康熙尤雲鶚寶翰樓刻本

一

掣鯨堂詩集十三卷

〔清〕費錫璜撰
清康熙刻本

一五九

東江詩鈔十二卷

〔清〕唐孫華撰
清康熙刻本

二九五

壑雲篇文集十六卷

〔清〕李伍漢撰
清康熙懶雲堂刻本

四一九

憂患集偶鈔不分卷子遺錄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康熙尤雲鶚寶翰樓刻

本

北京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于天地而

與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

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

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在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

發育非止由于泰岱也而一時從遊之徒亦多東國之

產則岳神蓋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甫申誦于詩揚靈

郭子業諸公多在華山下惟亘霍之震自古至今未有

所獲而靈更地靈而蓄令安慶天主山古前獻也文選

永年

1945

武臣無主勸君子喻者史冊其以徒義文章見

者寥寥明良以茲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臺

猶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而後南岳之祀移于湘南

霍山不列五岳之數其靈或有所寢然予嘗遊岱觀之

下西登華山夷其爲山也秩祀雖領于祠官而闕蓋奇

劑煮改其散蓋痛在婦腹而後西自觀之蓋其子已婦

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罔其利而霍山獨嶄然太清之

表石巖泉瀑聞主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每下亦名矣

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污之則泰山之

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而無羨于彼之嗜性蓋玉相完

以三公之號爲榮于天下也予與戴君田有名世皆生

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里而遙皆迂拙無用于時

而自力于古文以取正于天下而待于後世則皆有然

志顧子力薄才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世持出語風

王若茶壺中一王年補用收發各專學在學苦志日進

惠集顏帝子臨途棄去其母聖母聖母

而望名聲於外

方以類聚下意由變實亦在焉

未翦之。三。翦之。窮在霍山。重以希。變。

其樂而子與曲有所適生其間

天人之際。惟此世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

100

文之居以不特則于國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嶽

樂霍或領于祠官或不領于祠官譬則一挂仕版而受

職事時不厭屈不羞而抱毒以志于古然則今五岳所

鍾必集功名志士而澆異著書者固于霍山爲宜也

識如是也田有宜樂而其集顧曰憂患何也曰此作易

之說蓋吾夫子之志也上章執徐之歲取月宿松朱書

議

愛惠集傳鈔目錄

桐城戴名世田有

受業尤雲鶚編次

紀畧四首

弘治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崇禎朝僞朱翰林城守紀畧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弘治朝僞揚州城守紀畧

傳立十餘卷

楊繼三縣合傳

謝大觀傳

陳士慶傳

李達亨傳

楊維嶽傳

周烈婦傳

王養正傳

劉和輝傳

徐節婦傳

戴節婦傳

王烈婦傳

思學附錄傳

許盡先生傳

李烈婦傳

郭烈婦傳

黃成傳

袁烈婦傳

吳文輝傳

吳廷蘭節婦傳

張儀貞烈節烈合傳

蕭烈婦傳

李烈婦傳

李烈婦傳

壽縣中先生傳

記其十首

意園記

響雪亭記

芝石記

先世遺事記

唐西浦記

遊山記

石門決訟

醉鄉記

西園記

睡鄉記

兔兒山記

遊西山記

乙亥北行日記

憂庵記

遊爛柯山記

吼山記

古樟記

遊天台山記

雁蕩記

龍鼻泉記

大龍湫記

序四十二首

困學集自序

送僧師孔序

贈趙良次序

濟山先生詩序

贈葉蒼岩序

贈許亦士序

西園記

送釋鍾山序

送朱宇錄序

送蕭端本序

齊詠集自序

劉敞于庶常詩序

送蔣玉康還昆陵序

李縣國唱和詩序

送劉繼莊還涇陽序

送劉言潔序

戴氏宗譜序

休與壽稿序

李叔常宗牘序

張天閑先生書序

送王序論之任婺源序

用皮房書序

甲戌小題文序

徐黃虎稿序

方存用稿序

卷翁詩序

集 187-4

關里紀首序

小學論選序

丁丑房書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淮南游草序

已卯鄉試墨卷序

方靈皋稿序

天籟集序

北行自誌序

庚辰舊試墨卷序

徐鉉孫遺稿序

李氏文集序

方遠舉先生詩序

桂溪稿序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汪武曹稿序

九科大題文選序

書十首

答某書

與趙良治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與余生書

與伍張兩生書

與劉百潔書

答趙少宰書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再上韓慕廬大宗伯書

與劉大山書

論三首

范增論

魏其論

撫盜論

說五首

田字說

李氏文集序

楊夫字說

藥身說

種樹說

命說示鄭叟

書事二首

書許榮事

書全上選事

雜著五首

讀楊雄傳

錢神問對

討夏二子檄

書貨殖傳後

書閭寧前墓誌後

弘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畧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
于宋端親近于晉元統正于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時
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
類亦間有而不逮亡者無黨禍以起之亡也黨禍始于
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
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于東林各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流咸樂附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
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
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諸子中獨
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于兄弟居長繫中外心而貴
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卽上亦兩難之
一時名流俱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章滿公車上怒
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
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
竝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
河南所以貴于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王不喜賓客所好

惟倡優婦女中外皆以爲不足忌國本既定兩黨激而
愈甚泰昌天啓間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蟬
蟬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魏
氏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而魏
黨皆錮之終身弗與齒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
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
日泣問羣臣曰福王祖愛子違家不造違于閭閻其以
特許許書慰定懷慶縣令以告于皇貴妃之園囿河南府
司牧亦宜其哀憐福王孫懷慶授館餽養備鼎菹之禮
海內士大夫聞之無不流涕福王元妃黃氏繼妃李氏皆早死
與諸王先後避賊至淮上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
同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潯王而東林恐以三
案舊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
遣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
初爲太監王坤所構請成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時時
欲出不得聞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
再召也大鍼歸誠于延儒求薦已延儒難之遂以士英
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卽大鍼復起也瑤草士英字也延
儒入京見帝旨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
至是太監魏忠賢奏請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郅福王

立東林必遂如此而逆翁可備已可出也兵部尚書
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妻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
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
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納
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
其議于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至辭讓遂
以福王監國是日

大清兵戈北渡王晨以吏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妻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俱入閣辦事
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都
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

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
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
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壬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
爲弘光元年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
諭參將王之綱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偽制
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振飛遣兵
擊敗之擒偽防禦使武懷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
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
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應天祿

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
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遂仍其失云邇上母太妃鄭
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
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帝既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
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于外爲
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
皆驕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叢王寧南侯
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
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爲

憂思集傳事

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又

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于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
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
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
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
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譏謔弘多國家
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
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
自是訪求之使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
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

少卿奏曰大器定策時懷二心兩人太鉞黨也上曰朕
遭時不造痛淚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休關勉承重
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矣
曰廣皆以爭大鉞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
阮大鉞知兵于冠帶蚤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
孫藩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恆應天府丞郭維縉懷遠
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太鉞舊在逆黨不宜召上弗聽大
鉞入對稱旨上悅繼哭固陛下止知君父之仇未報亦
知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批激去
怒曰此婦安得使爾爾復罵之以爲兵部右侍郎選

奏事等傳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聞江防疏導向書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劾弗聽七月已
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
燕京餘澤清奉敕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
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問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
敵通一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養
去後漢章奉太后遣壽陽王以杭州降自奉自成敗走
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偽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
二兵出河北自濟寧以西皆北降惟濟寧設守八月大
兵渡濟寧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諸王
親征悉言四鎮不宜去曰廣擬侵冒宜待史館而後

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
疏劾宗周激變軍情動搖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
廣等謀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借以逐姜劉用
大鉞自是中朝之權漸傾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
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潤于聲伎富是時東南名士繼車
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于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
論臺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鍾實爲盟主其排訛大
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
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入闖入伶汰別部中竊聽諸名
士口語顧諸名士猶爾數戰手皆大鉞爲快大鉞聞則

憂其害事

卷一百一十六

八

嘲語從床大恨會旋賊擾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諸
名士慮大鉞且爲賊內應則刊劄都防亂公檄以討之
無錫顧杲爲首而黃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
申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
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鉞內啣且懼獨身跳匿于牛首
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鉞之
客語大鉞曰周鍾之名以誦公而重諸名士寔人又以
誦公者相鍾于是大鉞怨鍾及諸名士次憎思一旦得
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縣貴用事與中官
此輩運謀官進崇禎末柳繼烈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

先以登語逮鑒及前山東按察使俞事雷演祚繁刑部
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踉蹌奔竄善類爲
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聲望不悅已者輒冀
入其牢其或真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書相詆謀
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
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
斷彙集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于前車
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與天下事不
堪再壞且親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壁侯
湯國祚告于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

聖恩集傳

庚寅 弘治朝

十

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
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
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
先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
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與誣構今物
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
猜袁弘勲奏繼咸庇護三案繼咸上疏自辨上曰繼咸
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湖廣巡按
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御史左光先被
收亦奔良玉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

聖恩集傳

庚寅 弘治朝

本

政府實官需爵請止罷斥上弗聽尋致仕法至是逮之
亦不至失職之臣駭駭株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邊
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勲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
部尚書徐石麒不復舉其職去位兵部之焚賄尤甚姦
民挾多金入都即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
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據
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弁
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益盛張孫振趙之輩得
可索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難
開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帝流以非常之法當權臣
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
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典
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
州先是有妖僧曰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齊王
又稱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將
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尚書
錢謙益於是潞王常勞奏姦僧污蔑戶部侍郎申紹芳
爲祖訟冤錢謙益上疏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
大鉞欲借以起大獄爲歷名帖布于通衢海內清疏知
徐石麒徐濟陳子龍鄭應龍夏允彝楊廷樞等皆以

其內士英性疎濶本不欲殺入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于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聞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偃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

夢箕集傳錄

盛宣懷

本

何字皆不符兵科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于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卽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丘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余乎之明不答錦衣從容勸其無

恐之明第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肩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踴躍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聞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皆謂太子爲真說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法司以正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授意圖爲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往來踪跡及至使之入蓋太鐵筆又欲借以起大獄陷清流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界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懼民間指士英輩共謀賊害太子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重僞未辨

夢箕集傳錄

盛宣懷

本

方家金屋藏嬌與西母曰若違憲旨卽果詐僞遂必以爲真東宮安乃命養道錄備後布告天下通變婦皆已明白然後重法東繼成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重言太子童氏之事謂此爲無臣所欺將使盡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郎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還京遂至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前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官太子且曰吾志與至別也噫劇爲記命益爲厲別後生一子

此節夢見宮人尚不知真偽注之朝爲王得建康建康

事中光特亨平帝特亨有積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

從賊周鍾武懷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計匹夫
風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
舉在事汗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于銅
陵敗之得功大破慶康兵于板子磯進封得功靖國公
世襲加大鍼太子太保諸將各陞陞有差四月丁丑大
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董
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遣大鳳舟幾覆慶康京師盡驅
兵抵南岸壬辰上卿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鍼總兵馬士
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中義民數百人破寧城兵馬
司傑出王之明稱皇太子登多寶宮中金帛樂玩珍
寶

戊寅 弘光朝紀異

十三

之幾空有太學生徐嗣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
應之者趙之龍執踴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
之明出幽于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王兵者
遣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
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
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開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
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
皆阮馬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
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卽位
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

阮氏及妃嬪數人于豫王爲贊阮氏者諸生阮崇之女
謙益選爲帝后與諸妃嬪皆未入官至是獻之豫王
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
營于郊壇之龍幸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
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
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
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
監國于紹興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敗元隆武山陰王
思任以書抵士英田閣下文采風流素所景慕當國被
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騷氣滿腹致本自由兵權
士英委信

戊寅 弘光朝紀異

十四

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固黨以
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
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觀此茫茫誰執其
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
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柄授之帝
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
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來奔吾越夫吾越乃
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
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浸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既
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太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

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于黠溪灘大鉞走浙江抵金華先是大鉞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太學士兼兵部尚書城守而大兵改督師府中與大鉞同事至是大鉞抵城下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鉞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鉞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贖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鉞慨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

東林復社集

戊寅 弘光朝紀事

主

東林復社來聞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無棺閱一二日乃昇木屨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于路僅存腐骨而已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疎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神州陸沉被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

今歸怨于屏王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義桐城錢秉璽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畧謂童氏爲皇后而帝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考矣觀帝言官廢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衾之受一則倖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至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真余得脩禡其說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能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詔講官稱先生官稱省名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于經籍多官中所

東林復社集

戊寅 弘光朝紀事

主

誦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如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坐命官人曰傳王兒來王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名姓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